



济宁抗战纪实小说

运河水长流

张培安 李司纲

曾经奎听了时而点头时而振奋，亲切地说，表哥有你这一番话真叫人高兴，长话短说，领导的意见想争取您同意后，把地下党联络点设在玉堂西栈房，因为那里天天人来人往进货出货，来这里接送情报，不会引起小鬼子特务们的怀疑。

孙夫人：这……（看着孙经理）老孙，你看不太好吧，表弟，咱是亲戚我实话实说，支持共产党打鬼子，孙家出钱出物没的说，但要吧活动地点设在玉堂……

曾经奎说，好，表嫂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此事咱再商量。

孙经理说，不用商量了，就按表弟说的办。

孙夫人眉宇间泛起一丝皱纹，不悦地说，老孙！

孙经理向夫人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，不要说了！

孙夫人不满地站起来，好，家里事你当家！说完赌气躲到里间去了，她不轻但也不重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
曾经奎一看表嫂的态度说，表哥，要不我给上级汇报换个地方？

孙经理说，表弟你放心，（故意大声地）你嫂子一向贤明聪慧，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我认准的事她不会死活阻拦，表弟你直说我具体做什么？

曾经奎说，表哥，您这里起个中转作用，具体联络的方法，房经纪牛得风负责送情报，季瑞敏负责取情报，接头暗号是：

运河水长流，船夫风险多。

若要逮大鱼，莫怕风浪恶。

您就把情报交给他，但是要切记安全。领导说最近上级截获情报：小日本近日又新派一个机关长，叫向本，现在还没有宣布，这个家伙也是个中国通，喜欢中国京剧，中国书法等，是个笑面虎，心狠手辣，所以，要加倍警戒，遇事不慌，见机行事，面对复杂的敌情变化要善于一变应万变。说完站起来说，表哥，我走了！一边向里间大声说，你再劝劝嫂子。

孙经理故意大声客气地说，没事，你嫂子心宽着哩。胡四，送送表弟！表弟有事再来！

孙经理送走曾经奎，走进内室，笑着说，夫人生气了。

孙夫人说，我生什么气，我是对你好，老孙，你知道这事风险有多大吗？

孙经理坐在床沿，握着夫人的手，眼睛望着窗外：夫人，我岂不知道这里边的风险，这是冒杀头之罪，搞不好也会给玉堂带来灭顶之灾。

孙夫人说，是啊，你说咱家家大业大，要啥有啥，咱图个清静、安稳不行吗，要说给他们出钱出物，我都赞成，但若是把地下党联络点设在家里这……

(未完待续)

车出哈尔滨城区，约半个小时车程，小城呼兰便到了。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那条呼兰河静静地流淌着，像一条蓝色的飘带，轻轻地披在呼兰城的脖颈上。

车过呼兰大桥后驶入萧红大街，下车沿街步行数百米，远远就看到一座青砖青瓦的院落，门楼上镌刻着“萧红故居”四个行书烫金大字。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——一代才女萧红的故居。

推开厚重的朱漆大门，庭院里静悄悄的，在灼灼阳光下和萋萋碧草中，是萧红洁白的塑像。她身着旗袍，围一条围巾，左手端书，右臂支着膝盖托着下巴，望着远方，凝神静思，仿佛是憧憬着自己的未来。此时的她，肯定想不到，她此后的生活会经历那么多的风浪，情路坎坷、命运多舛，年仅31岁便因病客死香港，一身才气消散于尘烟。看着萧红的塑像，我不由一声叹息！

塑像身后是东院的五间正房，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，土木结构，青瓦彩椽，屋脊上翘，古朴典雅。纸糊的窗棂已经泛黄，叙述着流逝的岁月，我仿佛看到了年幼的萧红正顽皮地用小手指点透窗纸，新奇地偷看着这风雨飘摇的世界……

正房分东西厢房。东厢房外间是萧红父母的居室，靠墙的火炕、褪色的蓝麻花被、筐筐中的针线、陈旧的太师椅、停止不前的挂钟、描金的衣柜，都还在细微地散发有些霉味的大户人家的奢华气息。东厢房里间是萧红祖父母的居室，依南墙照例是一铺3米多长的东北火炕，炕上有描金的柜子和一只牛皮箱。箱子太陈旧了，皮面斑斑驳驳。正是这只箱子，18岁的萧红提着它离开呼兰县城，走向哈尔滨、上海、日本、香港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一生……

西厢房是萧红的居室。1911年的端午节，在苦艾飘香的日子里，一个叫荣子（萧红乳名）的小姑娘就诞生在这炕上。房间里陈设着八仙桌、书柜、黑板、琴桌、梳妆台等，展览柜里陈列着一些萧红的照片和字画，以及萧红生前留下的《跋涉》、《生死场》、《小城三月》、《呼兰河传》等作品。在展览柜里我还意外看到了四粒红豆，它们孤寂地躺在一块小手帕上，这是鲁迅和许广平



走进萧红故居

黄建如

先生赠给萧红的。我惊讶于它们历经颠沛流离的战乱和人世间的悲欢，竟然还能重现在今天，在我的眼前完好无损地展现。

穿过正房后门，便是萧红笔下屡次描绘过的后花园了。与其说是后花园，倒不如说是菜园更确切些，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，显得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。在后花园的西侧，有一座萧红和祖父的雕像。祖父头戴草帽，斜蹲在地上，萧红依偎在祖父的身旁，小手环绕着祖父左手。当年，小萧红在这里跟着慈祥的祖父种菜、栽花、锄草、追蜻蜓、捉蚂蚱，调皮任性，无拘无束。萧红八岁那年，生母不幸逝世，父亲刻板严厉，继母刻薄冷漠。记忆中，唯有和蔼可亲的祖父令她感受丰盈的慈爱与温情。我想这可能就是萧红短暂的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吧！

绕过后花园由葡萄架起的绿色长廊，便来到了萧家的西院。这里的几处房屋都是萧家出租给别人居住或经营的，由此可以想像当年萧家的富裕与殷实，幼年的萧红也正是通过这里初步接触和了解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困境。紧贴后花园的是一处磨坊，当年住在这里的

“冯歪嘴子”就经常隔着窗子向萧红要瓜果。与磨坊相邻的是西院正房，当年出租给王大姑娘居住，王大姑娘与“冯歪嘴子”曾发生了一段浪漫而又悲情的贫民恋情，这些情节在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里都有详细的描绘。西南角有两处矮小的房屋，分别是粉房和养马房，房子虽小，当年却居住着两户十余口人，生活极其困苦，与东家院萧红家有着天壤之别。纵观整个西院，可以说这里就是当时东北人民挣扎、斗争、生存的缩影。

夕阳西下，我却舍不得离开。这里是萧红《呼兰河传》的灵魂所依，是她创作诸多不朽作品的起点，是她走进中国现代文学殿堂的出发地。这个曾经笼罩着凄美与苦难的地方，是多么让萧红有叹不尽的酸楚与留恋啊。当她走出那个院落漂泊在外时，故乡仍然藏匿于心中，与生命融为一体，伴着呼兰河水在幽深的岁月里静静地流淌。萧红在生命最后的日子，还深情地写道：“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念啊！”

我沿着青砖院墙，轻轻地走遍每一个角落，唯恐惊飞了栖息在角落里的那些陈年旧事……

《北游记：苏禄王传》

杨义堂



息刺安掉头就跑，迎面碰上王后拉西辣，差点把王后撞倒，小仆人一看是王后，赶紧说：“王后奶奶救我！”

拉西辣生气地说：“你看看，拿小

孩子发什么脾气？”

毕碧卜说：“我不拿小孩子出气，那找谁出气啊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在这宫里也没有人理我！”

拉西辣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也是啊，东王真是不应该只爱那一个女仆，我们毕碧卜多好的人啊，要身份有身份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巴哈刺真是瞎了眼了！”

毕碧卜听到婆婆占了自己的理儿，这才转怒为笑，对拉西辣抹抹额头，表示敬意。

拉西辣说：“你说，巴哈刺这次更不靠谱了，他竟然要去朝拜大明朝的皇帝，那么遥远，海上风浪又多，怎么能去？”

毕碧卜说：“我不管，反正又不会带我去，死活和我无关！”

拉西辣说：“怎么和你无关？他是你的男人，你要关心他，替他着想，他的心就会像水鹿，跑到你这里来了！”

毕碧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拉西辣一看毕碧卜动了心，接着说：“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去找王爷，劝劝他，千万别去大明朝了！”

毕碧卜带着女仆到森林里来找东王，他们一路跌跌撞撞，终于在伐树的地方找到了东王。毕碧卜看着东王砍树，东王奇怪毕碧卜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，就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呢？”

毕碧卜看看张谦，张谦知趣地离开了。毕碧卜这才对东王说：“王后让我来找您回去。”

东王一听是母亲说的事情，马上停下了手中的活儿，说：“母后说有什么事情啊？”

毕碧卜妩媚一笑，说：“母后说，你今晚回去，要住在我的木屋里，不能再到葛木宁那里去！”

东王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毕碧卜说：“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东王问道：“什么重要的事情？”

毕碧卜神秘地说：“晚上再告诉你。”

晚上，东王来到毕碧卜的木屋。毕碧卜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脸上还扑了珍珠粉。毕碧卜勾住东王的脖子，妩媚地说：“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！”

东王推开毕碧卜的胳膊，说：“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，说吧。”

毕碧卜说：“《古兰经》的事情，重要不？”

东王着急地问：“《古兰经》怎么啦，丢失了？”

毕碧卜说：“是你自己丢失了，《古兰经》上说，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，但应平等对待。你做的怎么样啊？”

东王低下了头，痛苦地说：“这个，我还真的做不到，你改嫁吧。”

(未完待续)